清史稿/卷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一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四十九

► 卷二百六十三

魏裔介、熊賜履、李光地

魏裔介

魏裔介，字石生，直隸柏鄉人。順治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四年，授工科給事中。五年，疏請舉經筵及時講學，以隆治本。又言：「燕、趙之民，椎牛裹糧，首先歸命。此漢高之關中，光武之河內也。今天下初定，屢奉詔蠲賦，而畿輔未霑實惠，宜切責奉行之吏，彰信於民。」俱報聞。

轉吏科，以母憂歸。服闋，九年，起故官。應詔疏言：「上下之情未通，滿、漢之氣中閟。大臣闢茸以保富貴，小臣鉗結以習功名。紀綱日弛，法度日壞。請時禦正殿，召對群臣，虛心諮訪。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，仍令史官記註，以求救時之實。」時世祖親政，裔介疏言：「督撫重臣宜慎選擇，不宜專用遼左舊人。」又言：「攝政王時，隱匿逃人，立法太嚴，天下囂然，喪其樂生之心。後以言官陳說，始寬其禁，責成州縣，法至善也。若捨此之外別有峻法，竊恐下拂人心，上乾天和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。」上韙之。

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舉明兵部尚書張縉彥。裔介疏言：「縉彥仕明，身任中樞，養寇誤國，有盧杞、賈似道之姦，而庸劣過之。宜予擯棄，以協公論。」疏下部議，以事在赦前，予外用。又疏言：「州縣遇災荒，既經報部，其例得蠲緩錢糧，即予停徵，以

杜吏胥欺隱。並就州縣積穀及存貯庫銀，先行賑貸。」下所司議行。時直隸、河南、山東諸省災，別疏請賑。上命發帑金二十四萬，分遣大臣賑之，全活甚眾。

十一年，遷兵科都給事中。東南兵事未定，疏言：「今日劉文秀復起於川南，孫可望竊據於貴築，李定國伺隙於西粵，張名振流氛於海島，連年征討，尚稽天誅。為目前進取計，蜀為滇、黔門戶，蜀既守而滇、黔之勢蹙，故蜀不可不先取。此西南之情形也。粵西稍弱，昨歲桂林之役未大創，必圖再犯，以牽制我湖南之師。宜令藩鎮更番迭出，相機戰守。此三方者，攻瑕宜先粵西。粵西潰則可望膽落，滇、黔亦當瓦解。」又疏劾湖南將軍績順公沈永忠擁兵觀望，致總兵官徐勇、辰常道劉昇祚力竭戰死。永忠坐罷任奪爵。复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玩寇，致漳州郡縣為鄭成功淪陷，名高坐罷任。

尋遷太常寺少卿，擢左副都御史。十三年，疏劾大學士陳之遴營私植黨，之遴坐解官，發遼陽閒住。十四年，遷左都御史，上諭之曰：「朕擢用汝，非繇人薦達。」裔介益感奮，盡所欲言。四月，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，疏請廣言路，緩工作，寬州縣考成，速頒恩赦，釋滯獄，酌复五品以下官俸，減徵調之兵，節供應之費。上嘉之，下部詳議以行。嘗侍經筵，講漢文帝春和之詔，因舉仁政所宜先者數事。正陽門外菜園為前朝嘉蔬圃地，久為民居，部議入官。裔介過其地，民走訴，即入告，仍以予民。十六年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七年，京察自陳。以御史巡方屢坐貪敗，責裔介未糾劾，削太子太保，供職如故。

時可望猶據貴州，鄭成功亂未已。裔介疏言：「可望恃峒蠻為助，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，予以新敕印，舊者毋即收繳，則歸我者必多。成功作亂海上，我水師無多，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築堡，使不得泊岸劫掠，然後招其攜貳，散其黨與，海患可以漸平。」下部議行。未幾，疏劾大學士劉正宗、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，命正宗、克鞏回奏，未得實，下法司勘訊，並解裔介官與質。讞定，正宗獲罪籍沒，克鞏奪職視事，复裔介官。時以雲南、福建用兵，加派錢糧。裔介疏請敕戶部綜計軍需足用即停止，上命未派者並停止。康熙元年，雲南既定，疏言：「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万，及督提兩標兵，則滿洲兵可撤。但滇、黔、川、楚邊方遼遠，不以滿洲兵鎮守要地，倘戎寇生心，恐鞭長莫及。荊、襄乃天下腹心，宜擇大將領滿兵數千駐防，無事則控制形勢，可以銷姦宄之萌；有事則提兵應援，可以據水陸之勝。 」疏下部，格不行。復請以湖廣總督移駐荊州，從之。

進吏部尚書。三年，拜保和殿大學士。時輔臣柄政，論事輒爭執，裔介調和異同，時有所匡正。預修世祖實錄，充總裁官。九年，典會試。是年內院承旨會吏、禮二部選新進

士六十人，試以文字，擬上中下三等入奏，上親定二十七人為庶吉士。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擬上卷二十四人，先使人通信，招權納賄；並謂與班布爾善相比，引用私人。班布爾善官大學士，黨鼇拜，伏法。上命裔介復奏，裔介疏辨，並言：「臣與班布爾善同官，論事輒齟《齒吾》。以鼇拜之執焰，足跡不至其門，豈肯附班布爾善？臣服官以來，彈劾無所避忌。前劾劉正宗，其黨切齒於臣者十年於茲。之芳，正宗同鄉，今為報復。」因自請罷斥，疏下吏部會質。之芳力爭，裔介自引咎。部議以之芳劾奏有因，裔介應削秩罰俸，上寬之，命供職如故。

十年，以老病乞休，詔許解官回籍。世祖實錄成，進太子太傅。二十五年，卒，賜祭葬如製。

裔介居言路最久，疏至百餘上，敷陳剴切，多見施行。生平篤誠，信程、硃之學，以見知聞知述聖學之統。著述凡百餘卷，大指原本儒先，並及經世之學。家居十六年，躬課稼穡，循行阡陌，人不知其為故相也。雍正間，祀賢良祠。乾隆元年，追謚文毅。

熊賜履

熊賜履，字敬修，湖北孝感人。順治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典順天鄉試，遷國子監司業，進弘文院侍讀。

康熙六年，聖祖詔求直言。時輔臣鼇拜專政，賜履上疏幾萬言，略謂：「民生困苦孔亟，私派倍於官徵，雜項浮於正額。一旦水旱頻仍，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，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。然非獨守令之過也，上之有監司，又上之有督撫。朝廷方責守令以廉，而上官實縱之以貪；方授守令以養民之職，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。故督撫廉則監司廉，守令亦不得不廉；督撫貪則監司貪，守令亦不得不貪。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。伏乞甄別督撫，以民生苦樂為守令之賢否，以守令貪廉為督撫之優劣。督撫得人，守令亦得人矣。雖然，內臣者外臣之表也，本原之地則在朝廷。其大者尤在立綱陳紀、用人行政之間。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，擇其重且大者言之：一曰，政事極其紛更，而國體因之日傷也。國家章程法度，不聞略加整頓，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為更變，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，而不知無窮之患已潛滋暗伏於其中。乞敕議政王等詳議制度，參酌古今，勒為會典，則上有道揆、下有法守矣。一曰，職業極其隳窳，而士氣因之日靡也。部院臣工大率緘默瞻顧，外託老成慎重之名，內懷持祿養身之念。憂憤者謂之疏狂，任事者目為躁競，廉靜者斥為矯激，端方者詆為迂腐。間有讀書窮理之士，則群指

為道學，誹笑詆排，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已。乞申飭滿、漢諸臣，虛衷酌理，實心任事，化情面為肝膽，轉推諉為擔當。漢官勿阿附滿官，堂官勿偏任司員。宰執盡心獻納，勿以唯諾為休容，臺諫極力糾繩，勿以鉗結為將順，則職業修舉，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。一曰，學校極其廢弛，而文教因之日衰也。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講，師道不立，經訓不明。士子惟揣摩舉業，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，不知讀書講學、求聖賢理道之歸。高明者或汎濫於百家，沉淪於二氏，斯道淪晦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乞責成學院、學道，統率士子，講明正學，特簡儒臣使司成均，則道術以明，教化大行，人才日出矣。一曰，風俗極其僭濫，而禮制因之日壞也。今一裘而費中人之產，一宴而糜終歲之糧，輿隸被貴介之服，倡優擬命婦之飾，習為固然。夫風俗奢、禮制壞，為飢寒之本原，盜賊、訟獄、兇荒所由起也。乞明詔內外臣民，一以儉約為尚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凡宮室、車馬、衣服，規定經制，不許逾越，則貪風自息、民俗漸醇矣。雖然，猶非本計也。根本切要，端在皇上。皇上生長深宮，春秋方富，正宜慎選左右，輔導聖躬，薰陶德性，優以保衡之任，隆以師傅之禮；又妙選天下英俊，使之陪侍法從，朝夕獻納。毋徒事講幄之虛文，毋徒應經筵之故事，毋以寒暑有輟，毋以晨夕有間。於是考諸六經之文，監於歷代之跡，實體諸身心，以為敷政出治之本。若夫左右近習，必端其選，綴衣虎賁，亦擇其人。佞幸不置於前，聲色不禦於側。非聖之書不讀，無益之事不為。內而深宮燕閒之間，外而大廷廣眾之地，微而起居言動之恆，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，防閒此心者無不周，主德清明，君身強固。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，目足措斯世於唐、虞、三代之盛，又何吏治之不清，民生之不遂哉？」疏入，鼇拜惡之，請治以妄言罪，上勿許。

七年，遷秘書院侍讀學士。疏言：「朝政積習未除，國計隱憂可慮。年來災異頻仍，飢荒疊見，正宵旰憂勤、徹懸減膳之日，講學勤政，在今日最為切要。乞時禦便殿，接見群臣，講求政治，行之以誠，持之以敬，庶幾轉咎徵為休徵。」疏入，鼇拜傳旨詰問積習、隱憂實事，以所陳無據，妄奏沽名，下吏議，鐫二秩，上原之。八年，鼇拜敗，命康親王杰書等鞫治，以鼇拜銜賜履，意圖傾害，為罪狀之一。方鼇拜輔政擅威福，大臣稍與異同，立加誅戮。賜履以詞臣論事侃侃無所避，用是著直聲。上即位後，未舉經筵，賜履特具疏請之，並請設起居注官。上欲幸塞外，以賜履疏諫，乃寢，且嘉其直。

九年，擢國史院學士。未幾，复內閣，設翰林院，更以為掌院學士。舉經筵，以賜履為講官，日進講弘德殿。賜履上陳道德，下達民隱，上每虛己以聽。十四年，諭★其才能清慎，遷內閣學士，尋超授武英殿大學士，兼刑部尚書。十五年，陝西總督哈佔疏報獲盜，開復疏防官，下內閣，賜履誤票三法司核擬。既，檢舉，得旨免究。賜履改草簽，欲諉咎同官杜立德，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，立德以語索額圖。事上聞，吏部議賜履票擬

錯誤，欲諉咎同官杜立德，改寫草簽，复私取嚼毀，失大臣體，坐奪官。歸，僑居江寧。

二十三年，上南巡，賜履迎謁，召入對，御書經義齋榜以賜。二十七年，起禮部尚書。未幾，以母憂去。二十八年，上复南巡，賞賚有加。二十九年，起故官，仍直經筵。命往江南讞獄，調吏部。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所佔民田額賦，命賜履會勘。奏免高郵、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。三十四年，弟編修賜瓚以奏對欺飾下獄，御史龔翔麟遂劾吏部銓除州縣以意高下，賜履偽學欺罔，乞嚴譴。下都察院議，賜履與尚書庫勒納，侍郎趙士麟、彭孫遹當降官，上不問，賜瓚亦獲赦。

三十八年，授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，預修聖訓、實錄、方略、明史，並充總裁官。典會試者五。以年老累疏乞休。四十二年，溫旨許解機務，仍食俸，留京備顧問。四十五年，乞歸江寧。比行，召入講論累日。賜履因奏巡幸所至，官民供張煩費，惟上留意，上頷之，給傳遣官護歸。四十六年，上閱河，幸江寧，召見慰問，賜御用冠服。四十八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命禮部遣官視喪，賜賻金千兩，贈太子太保，謚文端。五十一年，上追念賜履，知其貧，迭命江寧織造周恤其家，諭吏部召其二子志契、志夔詣京師，皆尚幼，复諭賜履僚屬門生醵金佽之。

賜履論學，以默識篤行為旨，其言曰：「聖賢之道，不外乎庸，庸乃所以為神也。」著閒道錄，嘗進上，命備省覽。雍正間，祀賢良祠。

李光地

李光地，字晉卿，福建安溪人。幼穎異。年十三，舉家陷山賊中，得脫歸。力學慕古。康熙九年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二年，乞省親歸。

十三年，耿精忠反，鄭錦據泉州，光地奉親匿山谷間，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，力拒。十四年，密疏言：「閩疆褊小，自二賊割據，誅求敲撲，民力已盡，賊勢亦窮。南來大兵宜急攻，不可假以歲月，恐生他變。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、杉關，鄭錦並命於漳、潮之界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，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。竊聞大兵南來，皆於賊兵多處鏖戰，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，此計之失也。宜因賊防之疏，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，詐為入廣，由贛達汀，為程七八日耳。二賊聞急趨救，非月餘不至，則我軍入閩久矣。賊方悉兵外拒，內地空虛，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，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。伏乞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，隨機進取。仍恐小路崎嶇，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，步兵又在馬兵之前，

庶幾萬全，可以必勝。」置疏蠟丸中，遣使間道赴京師，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。上得疏動容，嘉其忠，下兵部錄付領兵大臣。時尚之信亦叛，師次贛州、南安，未能入福建。康親王杰書自衢州克仙霞關，復建寧、延平，精忠請降。師進駐福州，令都統拉哈達、賚塔等討鄭錦，並求光地所在。十六年，复泉州，光地謁拉哈達於漳州。拉哈達白王，疏稱「光地矢志為國，顛沛不渝，宜予褒揚」，命優敘，擢侍讀學士。行至福州，以父喪歸。

十七年，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，以白巾為號，掠安溪。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守，絕其糧道，賊解去。未幾，錦遣其將劉國軒陷海澄、漳平、同安、惠安諸縣，進逼泉州，斷萬安、江東二橋，南北援絕。光地遣使赴拉哈達軍告急，值江水漲，道阻，乃導軍自漳平、安谿小道入。光地從父日蠁率鄉勇度石珠嶺，芟荊棘，架浮橋以濟。光地出迎，具牛酒犒軍。又使弟光垕、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，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。師次泉州，擊破國軒，竄入海。拉哈達上其功，再予優敘，遷翰林學士。光地上疏推功將帥，辭新命，不允；並官日蠁，後積功官至永州總兵。

十九年，光地至京師，授內閣學士。入對，言：「鄭錦已死，子克塽幼弱，部下爭權，宜急取之。」且舉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，知兵，可重任，上用其言，卒平台灣。

陳夢雷者，侯官人。與光地同歲舉進士，同官編修。方家居，精忠亂作，光地使日蠁潛詣夢雷探消息，得虛實，約並具疏密陳破賊狀，光地獨上之，由是大受寵眷。及精忠敗，夢雷以附逆逮京師，下獄論斬。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狀，夢雷得減死戍奉天。

二十一年，乞假奉母歸。二十五年，還京，授翰林院掌院學士，直經筵，兼充日講起居注官，教習庶吉士。逾年，以母病乞歸省。二十七年，至京。初，光地與侍讀學士德格勒善，於上前互相稱引。上召德格勒與諸詞臣試乾清宮，以文字劣，鐫秩。旋掌院庫勒訥劾其私抹起居注事，下獄論罪。詔責光地，光地引罪，乞嚴譴，上原之。尋擢兵部侍郎。三十年，典會試。偕侍郎博霽、徐廷璽，原任河督靳輔勘視河工。三十三年，督順天學政。聞母喪，命在任守制。光地乞假九月回裡治喪。御史沈愷曾、楊敬儒交章論劾，上令遵初命。給事中彭鵬复疏論光地十不可留，目為貪位忘親，排詆尤力。乃下九卿議，命光地解任，在京守制。三十五年，服闋，仍督順天學政。三十六年，授工部侍郎。

三十七年，出為直隸巡撫。初，畿輔屢遭水患，上以漳河與滹沱合流易汎濫，命光地導漳自故道引入運河，殺滹沱之勢。光地疏言：「漳河現分為三：一自廣平經魏、元城，

至山東館陶入衛水歸運；一為老漳河，自山東丘縣經南宮諸縣，與完固口合流，至鮑家嘴歸運；一為小漳河，自丘縣經廣宗、鉅鹿合於滏，又經束鹿、冀州合於滹沱。由衡水出獻縣完固口復分為兩支：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，大支經河間、大城、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。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，宜疏濬；其完固口小支應築壩逼水入河，更於靜海閻、留二莊挑土築堤，束水歸淀，俾無汎濫。」詔報可。尋奏霸州、永清、宛平、良鄉、固安、高陽、獻縣因濬新河，佔民田一百三十九頃，請豁免賦額，從之。通州等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號，剝運南漕，每船給贍田，遇水旱例不蠲免，光地奏請援民田例概蠲免之。三十九年，上臨視子牙河工，命光地於獻縣東西兩岸築長堤，西接大城，東接靜海，亙二百餘裡；又於靜海廣福樓、焦家口開新河，引水入淀：由是下流益暢，無水患。四十二年，上褒其治績，擢吏部尚書，仍管巡撫事。四十三年，給事中黃鼎楫、湯右曾、許志進、宋駿業、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撫綏無狀，致河間饑民流入京畿，並寧津縣匿災不報狀。光地疏辨，引咎乞罷，詔原之。再疏辭尚書，不許。尋疏劾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詔旨，販鬻私鹽，得銀百六十餘萬，霖論斬，籍沒。

四十四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。時上潛心理學，旁闡六藝，御纂硃子全書及周易折中、性理精義諸書，皆命光地校理，日召入便殿擎求探討。四十七年，皇太子允礽以疾廢，命諸大臣保奏諸皇子孰可當儲位者。尚書王鴻緒等舉皇子允禩，上切責之。詢光地何無一言，光地奏：「前者皇上問臣以廢太子病，臣奏言徐徐調治，天下之福，臣未嘗告諸人也。」光地被上遇，同列多忌之者，凡所稱薦，多見排擠，因以撼光地。撫直隸時，御史呂履恆劾光地於秋審事任意斷決，上察其不實，還其奏。給事中王原劾文選郎中陳汝弼受贓，法司論絞，汝弼，光地所薦也。上察其供證非實，下廷臣確核，得逼供行賄狀，汝弼免罪，承讞官降革有差，原奪官。

光地益敬慎，其有獻納，罕見於章奏。江寧知府陳鵬年忤總督阿山，坐事論重闢，光地言其誣，鵬年遂內召。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訐，遣大臣往訊，久不決。嗣詔罷噶禮，复伯行官，光地實讚之。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獄論死，上偶言及侍郎汪霧卒後，誰能作古文者，光地曰：「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。」苞得釋，召入南書房。其扶植善類如此。

五十二年，與千叟宴，賜賚有加。頃之，以病乞休，溫旨慰留。越二年，復以為請，且言母喪未葬，許給假二年，賜詩寵行。五十六年，還朝，累疏乞罷，上以大學士王掞方在告，暫止之。五十七年，卒，年七十七，遣恆親王允祺奠醊，賜金千兩，謚文貞。使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歸，复諭閣臣：「李光地謹慎清勤，始終一節，學問淵博。朕知

之最真，知朕亦無過光地者！」雍正初，贈太子太傅，祀賢良祠。

弟光坡，性至孝，家居不仕，潛心經術。子鍾倫，舉人，治經史性理，旁及諸子百家，從其叔父光坡治三禮，於周官、禮記尤精，稱其家學。從子天寵，進士，官編修，有志操，邃於經學，與弟鍾僑、鍾旺俱以窮經講學為業。鍾僑進士，官編修，督學江西，以實行課士，左遷國子監丞。鍾旺，舉人，授中書，充性理精義纂修官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聖祖崇儒重道，經筵講論，孜孜聖賢之學，朝臣承其化，一時成為風氣。裔介久官臺諫，數進讜言，為憂盛危明之計，自登政府，柴立不阿，奉身早退，有古大臣之風。賜履剛方鯁直，疏舉經筵，冀裨主德，庶乎以道事君者歟？光地易攵歷中外，得君最專，而疑叢業集，委蛇進退，務為韜默。聖祖嘗論道學不在空言，先行後言，君子所尚。夫道學豈易言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